



吳  
船  
集

蘇州新報  
初週紀念冊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9384B

吳  
船  
集



蘇州新報一週紀念冊

~~0002983~~

# 目錄

卷頭語	蕉園
替寒山寺下考證	白蓮
從玉的來源說到蘇州的琢玉工業	東生
和成琢如(揚州慢)	春泥
海天勳績	一雲
太湖詩話	逸我
流風遺韻說吳王	立人
關於金聖歎	晴庵
我投到雕刻圈裏的回顧	雲石
梅龕瑣錄	滄浪舊侶
獅林石語	玉壺

# 卷頭語

——蕉園——

昔范成大奉召自蜀中返臨安，取蜀漢諸葛亮成都送別費禕使吳之語：『東吳萬里之行始於此』，以爲彼行程日記之命名，而稱所著爲『吳船錄』焉。

蘇州新報，自去歲八月一日創刊以來，已屆歲周。社中同人，暨投稿作家，各出其文字著作，合刊小冊，以餉讀者，而爲一週之紀念。余意：本報承事變之餘，誕生吳中；諸文友各挾如椽之筆，努力爲復興建設而宣傳，風雨同舟，蓋不啻患難同經矣！是則斯冊之輯，卽借用范氏『吳船』二字，而殿之以『集』，所以表示諸文友於吳中集錦之作，有何不可？

既綴數語，系以小詩。詩云：

『春水船如天上來；一帆風送亦悠哉；長江萬里從頭數，三峽詞源迅若雷！』  
『萬里吳行古豔稱！而今吳下幾良朋；同舟雅有文章誼，風雨雞鳴對一鐙。』

# 替寒山寺鐘下考證

· 白 蓮 ·

陰雨無聊，靜坐看書，讀二月號日本東京出版之「揚子江雜誌」；中有日人西晴雲所著之「蘇州與寒山寺」一文，對於寒山寺之歷史考證，反較蘇州本地出版之任何游覽指南為詳盡。

原文謂：「寺之創建，距今約千五百年前，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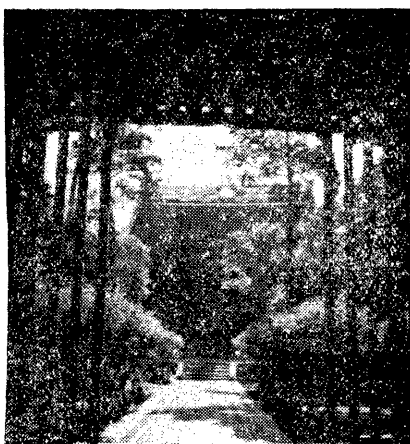
梁武帝天

監年間（

五〇二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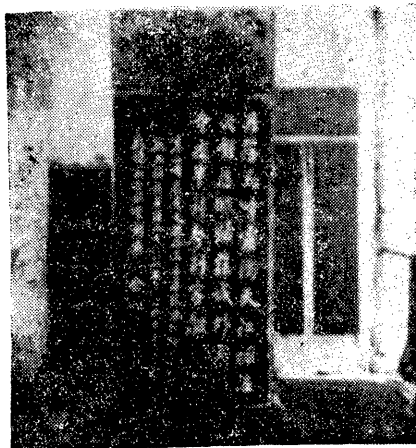
五一九）

，當時稱



寒山寺山門內望

「妙利普明院」。厥後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之初（九七六），節度使孫承祐建塔七級；宋仁宗嘉祐年間（一〇五六—一〇六三），賜號「普明禪院」，元末（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，一三六七）懼兵燹，寺與塔盡化灰燼！明太祖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），寺僧惠貞再建



俞樾補書張繼詩碑

，再燬於火，英宗正統間（一四三六—一四四九），知府况鍾再建。世宗嘉靖年間（一五二二—一五六六），鑄大鐘，并建鐘樓以安置之。神宗萬曆三十九年（一六一二），建精美之藏經閣，全寺整飭一新！惜萬曆四十六年（一六一八），火燬大殿！翌年（一六一九）重修葺之。清代康熙五十年（一七一二），大殿失慎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五度遭火，故古代建築物，除詩碑外，幾無復留存』云云。

今之楓橋寒山寺，固盡人皆知為清末江蘇巡撫程德全所重建，而落成於辛亥（宣統三年，一九一一年）六月者。民國九年（庚申，一九二〇），南海康



（贈所博藤伊本日）鐘寺山寒

華嚴經，亟保存之，臨風感慨題詩」。因是民國十年蘇州文新印刷公司出版之「蘇州指南」中，遂據此記載：謂「舊鐘為日人取去，近年日人募鑄一鐘，歸還本寺」云云（自後各指南，均因襲其說）。其言極模糊不清，與康有為之詩跋，均非確論焉。

有為來蘇，曾題詩一絕，立碑於寺。詩云：鐘聲已度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楓，勿使豐干又饒舌，他人再到不空空。并跋云：「庚申（民國九年）二月念五日，偕韓徵君文舉，同游吳下楓橋寒山寺，則唐人鐘已為日人取去；故吾於龍壽山房善繼血書

考寒山寺之舊鐘，既爲明嘉靖年所鑄，迥非唐代之物；而康氏之「唐鐘已爲日人取去」一語，其失考可知。蘇州指南中，既不詳紀失鐘年月，又不明指今鐘究從何來？僅依康之詩跋，謂爲「近年日人募鑄歸還」。意者今鐘始爲日人募鑄唐式，而於民國七八年間送來者乎？詎知事不盡然，而蘇州人士對於此鐘，實隔膜到萬分！

按：寒山寺之今鐘，懸諸大覺樓者，鐘上所鑄之款誌宛在。日人西晴雲之「蘇州與寒山寺」一文中，亦有記載，謂上刻「紀州海土郡，吹上白雲山報恩寺，中興開基，日順大僧都，貞亨四年之鑄造，錢塘弟子胡光墉敬助」云云。并謂是鐘係昔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，由扶桑遠道寄贈者。今人王揖唐氏之「東遊紀略」（民國二十三年著）中：稱日本紀州高野山之金剛峯寺，拔海九百米突，雖夏猶寒！全山共有一百二十餘寺院；當年豐臣秀吉崇佛，廣建寺院，爲其老母祈福者。——寒山寺今鐘款誌之「吹上白雲山報恩寺」，卽係其中寺院之一。鐘上所鑄之「貞亨」，爲日本天皇系百十二代「靈元天皇」之年號；貞亨四年，卽清康熙二十六年（一六八七），距今蓋已二百五十二年矣。

是則伊藤博文所贈之寒山寺今鐘，亦係日本名刹中之古物，而蘇州指南中所稱「近年日人募鑄一鐘，歸還本寺」之說，不攻自破矣。總之：目前之蘇州人士，頗不喜讀書，大率人云亦云，以訛傳訛，我頗爲蘇州人士所不取焉。

——三月廿一日，寫於蘇州——



# 從玉的來源說到蘇州的琢玉工業

東生

——良玉雖集京師，工巧則推

蘇州！（天工開物）——

假使我們從鄰縣或別的地方到蘇州來，穿珠巷這條饒有詩情畫意的小巷，總會勾引起一陣思古的

幽情。

此地

離開閶門

，僅一箭

之遙，灣

曲得像一條鵝頸。全巷中除却極少數的居戶外，多

半是琢玉業的作場；「琢玉」，不僅在內地只有蘇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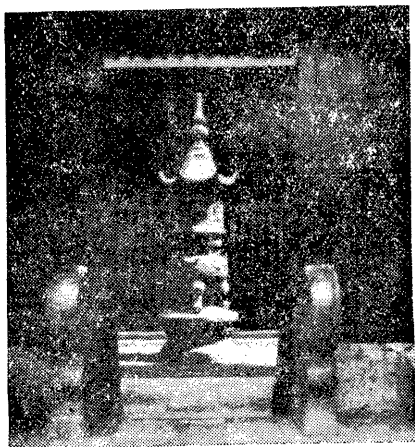
有，就是在全國，除却北平廣州之外，也只有蘇州

。蘇州琢玉業的中心區域，就在穿珠巷，其他鄰近

穿珠巷一帶，也不在少。我們提到了琢玉，對於這



穿珠巷內之玉器陳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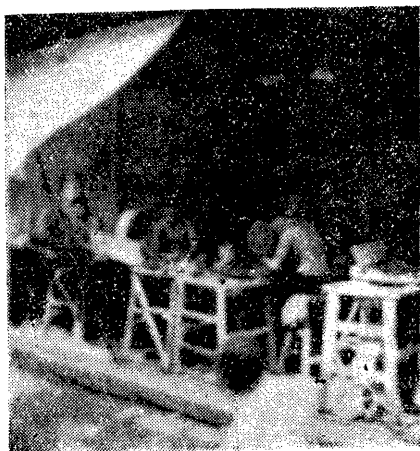


周王廟內景

民族的工藝美術，覺得很有忠實報道於讀者的必要，在此，把玉的來源，和蘇州琢玉業的歷史，先來談談：

玉器和銅器，都是中國古代特殊的考古學的遺物，這驚人的技術，在世界各國中很不易找出同樣的例子。玉器自古即視為瑞寶，周禮考工記稱：「玉人」掌攻玉的工作，這就是琢玉工藝的濫觴罷？但是如何施工？却並沒有述及。待後宋代有天工開物等載述琢玉方法。雖然不見得會和周代漢代的古琢玉方法相同，不過像對那堅緻的玉石，施展人力的琢磨，大體上不致有何根本的改變吧。

我國產玉，是世界上有名的。玉器在三代時，即被視為禮器之一，不論天子諸侯，祭告天地，山川，神祇，玉是王侯的法寶。我國山海經中所載玉的產地，不下二百數十處，而玉之意義，不特不甚明白，并所記之處，亦多不能置信。從許多古籍中攷證起來，當以新疆的和闐，與陝西藍田，（今已採盡）河南的南陽為主。在玉業中人說來，美玉曰老山玉。古代的玉，落過土的叫漢玉，其實，豈僅是漢！三代之玉固有，漢代以後唐宋之玉亦何嘗沒有。現在要知道的，是玉之產地，在唐宋以前，陝西藍田，產有大量，唐詩



揚作器玉琢之內巷球穿



回子，或三十人一行，或二十人，一知之：鞠躬拾起，岸上兵擊鑼一棒，官即過硃一點，回子出水，按點索其石子。」

這種採玉的方法，全靠當地土人的經驗，方法是老舊得可笑，玉石子，取出水後，一經運到蘇、平、粵等各地，即聽候玉工的開雕琢磨。

天工開物有云：「凡玉由彼地纏頭回，或溯河舟，或駕橐駝，經莊浪入嘉峪，而至甘州與肅州，中國販玉者，至則互市而得之，東入中華，卸華燕京，玉工辨璞高下定價，而後琢之，良玉雖集京師，工巧則推蘇州！」蘇州琢玉的名兒，經此一棒，也就大大出名，吾們走過一家琢玉工場的前面，耳朵裏送來一陣陣沙沙之聲，在這聲音裏面，含有千餘年來工藝美術史上燦爛輝煌的史蹟在裏頭呢。

因爲「天工開物」裏面，極力讚美蘇州玉工技巧的優越，由此可知蘇州琢玉業在宋朝時候，已有極精美的成績。但是，蘇州玉工，究竟發源於何時？則已無從考證。從宋元明到清朝，蘇州玉工，因手術精巧，引起皇家的注意，在有清乾隆時，海內承平，這位會享清福的帝皇，非但考究古器，對於美玉的愛好，也非常熱烈，曾設立琢玉館於北京，下旨招取蘇州的玉工到北京去，專爲皇家顯貴，琢磨異域所貢的美玉，據說：蘇州玉工，一部分從此落了籍，不再回返故鄉，他們所懷的絕技，也傳授了北京人，至今前門一帶的玉工還是蘇州人所傳授的。一部分玉工，回到故鄉，雖不能說是衣錦榮歸，但人人均獲厚賞，至今作場中學徒稱呼師父，不叫師父，而呼「先生」，與其他手藝業有別，還是乾隆時一班玉工，榮歸後沿襲的

風氣；表示「琢玉」是件清高的行業，故師父亦須稱呼「先生」。

從乾隆到現在，二百餘年中，蘇州的琢玉業，究竟有何特殊的演變？手頭沒有專門記載的書籍，可資參考，惟據故老言：道光以前，專門賣玉器的店舖尙少，至道光時，閩門外吊橋四週，玉器攤擺設如林，同時，閩門內穿珠巷的周王廟，也有玉市，金閩一角，玉市之盛，一時無二，今北方人猶稱吊橋爲玉器橋，周王廟爲玉器廟，始此。

光緒初年，歐風東漸，器物多用洋貨，玉器爲賞玩品，除供少數士大夫清玩外，一部分專銷洋莊，供外人購買，惟老山玉已見減少，新山玉大見盛行，價亦便宜，新山玉爲微綠色之玉石，質亦較嫩，產於遼甯，現在穿珠巷一帶作場中所施琢磨的東西，大半爲新玉。

目前玉器商店在穿珠巷一帶者，有十餘家，城外一家。工場中琢磨而成的器物，銷售於遼甯，吉林，湖南，湖北，天津，陝西，福建，江西，安徽等省市，民國廿年時，曾一度發皇，貿易激增，惟自事變以來，外省之交通，尙未盡復，歐美貿易，亦告中斷，故玉器業之在今日，已呈衰頹景象，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。

琢玉業的作場，是製成器物大本營，其中心點在金閩門內，四鄉雖有，亦僅寥寥數家而已。城內最盛之區，如穿珠巷，天庫前，周王廟弄，寶林寺前，王樞密巷，石塔頭，前石子街，周王廟巷，迴龍閣，劉家浜，高井頭，景德路，梵門橋弄，學士街，剪金橋巷等處，都偏在姑蘇城的西部。估計作場約有二百餘家，男女工人約一千強。

琢玉的程序，和琢玉的工具，也是極有興趣的一件事，琢玉必需的用品，是解玉沙，

(ABRASIVES) 是黃沙石英所製成，或係紅砂石榴石所製，名爲金鋼砂，大塊玉璞，先用鋼絲解開玉璞，解玉時，不時把金鋼砂蘸抹，待玉璞分解，再用附有利刃的圓鐵鋸裝在轆轤的軸端，玉面蘸了沙漿放在下面，以足踏動轆轤，那麼玉就照着所需要的形狀切製下來，其廉隅凸凹之處，需用精粗不同的圓鋸來修琢，最後乃用金剛鑽鑽穿成小孔，以金絲鋸插入，雕成各種空花細紋，最後是磨光手續，需用火漆與金鋼沙的混合溶液，置圓模中待冷，取出釘于木軸上使用，備擦光所用。現在解玉，琢玉的工具，或許還是千年以上的老工具，人工使用當然不經濟，如與今日歐洲之使用蒸氣，以電力轉動旋槳的工作效率比較，那真是大巫小巫之比了。

琢玉所需的原料，從何來的呢。新疆和闐等處所產的美玉，現在是很少的了，目前蘇州琢玉工場裏面所用的原料，都從牛莊大連等地運來，據說那邊產量雖富，缺乏良工雕琢，所以估價極賤。全年約產千担左右，運蘇售價，每担約四十餘元，比較次一點的，約值十餘元。這種玉料，即市上所謂之新山玉。愛玩古玉的人，當然不值一顧，但因價格比較老山玉便宜得多，一經雕琢成各種器皿什物，很能引起一般人的愛好，尤其是歐美人，每年總要來蘇採辦一二次不等，因此，這件饒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工藝，也得陳陳相因，維持下去。不過近十年來，因戰事關係，交通上發生阻障，原料來源亦生恐慌。尤其是事變之後，生活程度無形抬高，各幫顧客絕跡，歐美銷路亦斷，琢玉業的前途，今後又走上黑暗之途。

玉璞，外形很像一塊被水冲刷光滑的大石子；色有紅，黑，白，青諸色，有本事的老內

家，不待玉璞分解，就可辨別出裏面蘊藏的玉質，是好是歹。開工時，先用鐵錘猛擊玉璞，使其碎裂，露出玉質，玉業中人名之曰：「開眼」。

開眼後，貴賤判定，用墨水於玉上劃線，然後以鋼絲絞合而成的弓鋸，將王安放架上，加金鋼沙，二個人像拉鋸似的，徐徐拉動，把玉先解成片，或塊。如須琢成鐲子，或盆子，再以墨線劃好位置，由女工拉鑽，琢成圓形，隨加琢磨，到最後一番洗刷工夫，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雕琢，因為完全是人工所製成，所以時間上與物質上的消費，也比較的大了。

現在，比較上品一點的玉器，作場中是很難得見的了，最多的是杯碟等類的用具，銷售區域，在國內者，如雲南，四川等省，內地風俗，沾染摩登者尚少，故閨女出閣，妝奩中的首飾，玉鐲玉環還是少不了的，所以銷路尚稱不惡，國外則有日美英法諸邦，他們採購的條件，以用具為大宗，如杯，盤，玩具等等。

據玉業中人談：近十年中，以民國廿二年之貿易為最盛，全年貿易總額達廿萬元，近年來已不足十萬元，似此狂烈地猛跌下去，這饒有歷史的有名手工業，勢將停頓而陷於絕境，社會上既無人過問，誰去設法維持，一千多個工人失業，這問題尚小，最可惜的，是這件工藝美術，足以代表我們蘇州地方文化者，聽任其自生自滅，甯不可嘆！還有一點，我們如果用考古學的眼光來估量玉的價值，覺得問題非常重大；因為「玉」的使用，在新器時代已知應用而為器物，初民使用玉的原因，當於無意中採取石片時所發現，與銅之發見其源正同。「玉」有誘人的美麗，所以三代時天子諸侯，視為珍寶。周禮考工記：「玉人之事，鎮圭，尺

有二寸，天子守之。命圭，九寸，謂之桓圭，公守之。命圭七寸，謂之信圭，侯守之。命圭五寸，謂之躬圭，伯守之。一圭，是長片之玉，而有孔，與原人時代所用之石斧相同。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，及奉天沙鍋屯，都發現了與圭相似的石刀石斧，由此可知玉器的製作，必承石器之後，至漢代以後，始有貓犬等動物的裝飾品雕琢。三代遺留下來的玉器，如圭，如璋，如瑁，如琮，如璧，都是窺測古代禮制，與研究中國古代美術的絕好資料；從這個觀點來估計整個琢玉業的價值，覺得全國工藝美術每况愈下而呈極度衰頹的現在，對於蘇州的琢玉業，應予扶掖而提倡。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士大夫階級的玩物，而輕視其價值，我們的眼光，需要從歷史的見地，而詳考其源流，如是則全部價值，才能估定。

穿珠巷，數十年來，沒有改變過牠，琢玉工場裏面，也是陳襲着古舊的工作方式，在動盪的大時代中，輕輕轉過他那生活輪子，可是，這樣閉門造車，能再挨延着多少時日呢？  
一嘆！

### 和成琢如

（楊州慢）

春泥

衡雁歸遲。蜀鵲啼苦。故山一例滄桑。賸天涯倦旅。鑄寸寸愁腸。忍重話旗亭賭句。燕斂蟬鬢。魂夢都香。漸豪情搓盡。扁舟孤釣寒江。十年舊侶。怎忽忽頭上飛霜。縱側帽詞工。長門賦好。才命相妨。客裏鸚鵡裘敵。龍文鼎大筆能扛。漫傷懷遲暮。千峯紅紫斜陽。





一雲

## ——三寶太監七下南洋的經過——

地大物博四個字，一嚮成爲我中華國民的自負語，也是自滿語，分明關緊大門，吃不完的油，穿不完的綢，所以從來就端慣紳士派頭，狃於閉關自守的國習，專講些雍容揖讓，修文治，興禮教，所謂泱泱大國之風；對於外國，不呼夷狄，便稱蠻貊，很滑稽地硬加上個犬旁，而自視爲天朝，爲上國，坐是從自負自滿，而成爲自尊自大，再從自尊自大，而流於自暴自棄，實際上確鑿是天時地利所造成的民族性。譬之受慣蔭育之福的公子哥兒，膏粱豢養，金玉敷陳，自然地會養成了一種惰性，構成了一種誇大狂。所以我們中國的崇尚武功，揚威異域，在歷史上很不多見，從尹吉甫北伐獯豸起，秦蒙恬之於匈奴，漢張騫班超之於西域，唐代之於突厥回紇，有許多還祇是消極的防禦，稱不得積極的開拓。直至元鉄木眞，始有大規模的發展，成爲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大武功，不過這算不了我們自己的威風吧。况且上邊所說幾事，全是關於陸上的，要像從前東方的日本，西方的英吉利，西班牙，葡萄牙，這樣乘長風破萬里浪，克建海上的武功，簡直絕無僅有，自元而明。方始爲中國海通史上開了個新紀元，就是三寶太監鄭和。但是鄭和的七下南洋，其使命並不全在崇尚武功，揚威異域，

一半兒却是專制君主的獨福心思，爲了一己的愛憎，纔造成這一段震古轍今的海天勳蹟。

七下南洋，在歷史上當然很有價值，而那位三寶太監，在歷史上當然也很有地位，筆者因古鑑今，懲前毖後，決意將鄭和一生事蹟，以絕正確的考據，絕忠實的報道，記述出來：鄭和本姓馬氏，爲天方教人，家雲南昆陽州，當元人起漠北，先定西域，所以對回族多好感，加寵護，在各行省特設回回參知政事一人，而雲貴邊徼諸省，凡掾史通事，多有回缺。益以中國的回教徒，要去朝墨克聖陵，陸行多道維西衛，出烏斯藏，水行就從永昌出緬甸，因之回教徒聚族住居雲南的特多，馬氏在回中稱閩闕，微同參帷幄，頗能得寵任，和爲內官監，特賜姓鄭，這纔大家呼回曰三寶太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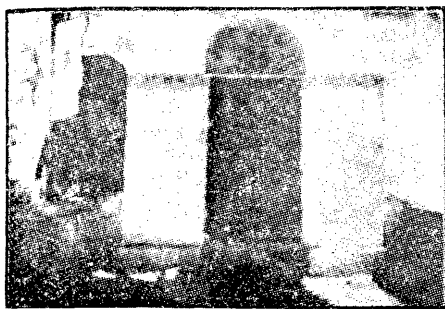
燕王既起了靖難師，廢了皇帝慾，就是成祖，年號永樂，他的老姪建文帝，化裝做和尚，逃在川滇山谷間，燕王還怕斬草不除根，逢春必發，特地派了許多人去，把整個西南翻一



雲南昆陽縣城三保太監鄭和之故里

個遍，結果還是空勞跋涉，又疑建文帝不在西南，一定逃出海外去了，更怕他在海外有恁麼不利的宣傳，容易搖動人心，總之建文帝一天留在世上，自己的皇冕就一天戴不安穩。燕王知道西南海外諸番，對於佛教的信仰力，已經消失殆盡。却很崇拜回教的可蘭經，因以私爲天方種人，熟悉個中底蘊，不致與番情相扞格，纔特命鄭和以專使名義，兼領兵事，剖符持節南行，表面張耀聲威，示中國富強，暗地裏爲了這皇冕問題，要搜索建文帝的下落。

明史上先稱成祖聖武功，再稱成祖智勇有大略，因之好動喜功，在海內既已幹得大無可大，爬得高無可高，可還泥，西洋瑣里諸國，多很快意地歸來，成祖益發高興，蓄意要大大的幹一下。既有意於鄭和，便向袁忠徹決行止，忠徹善相人，著有古今識鑑，所謂柳莊神相，就是他的老叔。忠徹盛稱和軀貌豐偉，英挺多威儀，使奉節以威德臨諸番，必吉。成祖始決定下來。先開寶船廠於



雲南昆明陽縣東門外三保太監之父馬只墓碑

不能滿足他的奢慾，便想高掌遠躡。將勢力伸張到海外去，在國際地位上出出風頭。更懲於元人不習海事，在海上吃過好多次大虧，要習海事，第一必究航海術，第二必熟諳海外諸番情勢，於是設立四夷館。廣儲使才，更在鍾山植桐漆千萬本，預備造樓船海舶之用。而趙速，張敬沈秩，劉叔勉等，已經先後奉使到三佛，齊孝

龍江關，大船長四十四丈，闊十八丈，中船長三十七丈，闊十五丈，共造六十二艘。要在今日，四五萬一二萬噸巨艦，動輒千百艘，若在明代初葉，有這們偉大的艦隊，確已洋洋巨觀。就比西洋諸海國，也未必多讓吧？共統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，鄭和爲總制，王景弘副之，就舟中開幕府。崑山費信、會稽馬歡，皆掌記室，信歡亦天方種人，通阿拉伯文，歡著有瀛涯勝覽一書，信亦著星游勝覽四卷，天心紀行錄一卷。

東北風初勁，海天寥廓，寶船會於太倉之瀏河口，至舟師則會於福州之馬江，兩隊既合。和向士卒申明約束，嚴紀律，定賞罰，一時金笳縱響，千帆齊懸，號炮隆隆而起，和率衆北向叩辭，六十二艘遂出五虎門，際天蔽海而行。海行率用羅盤，定子午刻，夜則察星象，這是永樂三年。峨鯤驅風，長鯨跋浪，首抵占城，以次周列諸番國。宣天子恩詔，更給賜其君臣，威惠所臨，君臣多崩角聽令。三佛齊酋長陳祖義，專事掠奪過往商船，見鄭和所齎金玉財貨，又動了他的貪心，陽與和交歡，陰以衆來襲擊，幸和早有備，迎頭一戰，俘縛了陳祖義，這是鄭和下海第一功！五年九月，全師還朝，諸番多遣使隨和到京師，各獻方物如儀，帝亦爵賞有差，斬祖義於市。

明年九月，和再度奉詔，率領舟師下南洋，過印度錫蘭島，島酋亞力克奈爾，以甘辭厚禮誘和旋泊島上，猝以兵來圍，和料知島兵多調到海口來，都城一定空虛，一面堅壁清野，與之相持，一面密派銳協二千，捲甲銜枚，從間道疾撲其都，一舉而破，俘亞力克奈爾，並其眷屬。海口兵得訊，急遽回師，和在半途要擊，舟師也出拊其背，斬獲無算！九年六月歸

，獻俘於明堂，帝恩赦亞力克奈爾，放歸其國，令識天子德惠。和在歸途，經呂宋，呂宋王也隨和來京，瞻上國風物，這時候中國方勤遠略，陸上軍已出雲南，收交趾，以其地爲郡縣，所以諸島番益震中國聲威，歲時朝貢不替。

十年十一月，和第三次銜詔命，以舟師出海，抵蘇門答臘，酋長子蘇幹刺，性梟桀，正謀弑父自立，因爲和所頒金帛不及己，便以衆來犯，和力戰擒蘇幹刺，兼俘其妻子。十三年七月回京師，帝又大賞諸將士有差，十四年冬，滿加古里等十九國，相率遣使朝貢，帝溫辭撫慰，待他們回去，和又持節伴送，依次經歷各國，遍賜其君長。凡三年纔還，這是第四次。又明年冬，帝別勅太監楊慶航海，其時中國舟師，從經驗上已能明習海事，和所繪寶船牽星過洋圖，關於航線闊度等等，考核精詳，雖遠在萬里外，案圖求索。明如指掌。當初左右臣僚，一聽到漂洋渡海，人人心驚氣奪，不敢輕於嘗試；現在却人人見獵心喜，多躍躍然想到海外去見識一番了。

十九年春，遷都北京，鄭和又出使諸國，內官孔和，卜花，唐官保隨節偕行。明年八月還；這是第五次下南洋。二十二年正月，三佛齊酋長施濟孫，遣使者來請襲宣慰使職，和復齎敕印往三佛齊，這是鄭和南洋的第六次。及歸，而成祖已經升遐，仁宗踐祚，詔命和以下海諸軍，守備南京，以示新君寄心脅意，從此南京始有守備，好比近代的警備司令，倒是鄭和開其端。和就廣建邸第於闌干橋，閭闔千重，宏麗接霄漢，這便是今日南京的馬府街。

鄭和雖世守清真教規，晚年却深信釋氏，往往佈施幡幢供寶，南京三山門外，有靜覺寺

，敕建於太祖洪武，重修於宣宗宣德，和曾向帝請求以鄭氏子孫世守。而儀鳳門外有靜海寺，是和斥貲所建，寺中有西域所繪水陸羅漢像，又有異種海棠，與鳳台門外白雲寺的簷葡花。多是和得自海外，移植來此。瞧來這位三寶太監，倒還有幾分風雅意味吧？或者以爲和奉使海外時，對於無辜的番民，難免殺戮不得其當，暮境旣臻，不自覺其懺悔之深了。

宣宗宣德五年六月，寰宇郅治，帝以在位日久，與諸番國隔膜好多年了，於是再命和率部屬七次浮海，益西求荒遠諸國，別遣李興，朱良，楊真，洪保分道使各國，隨和掌記室者，是應天府人姓鞏名珍，有文學才，歸來著一部西洋番國志，比費信馬歡所著更詳。和裹數年糧，軸轡相接，旌旗蔽空，沿海岸而南，繞印度支那半島，越亞丁，史稱爲阿丹國者。更北航麥加，南出亞丁灣，循菲洲東海岸，再南經摩森比克海峽，掠馬達加斯加島南端，凡赤道諸邦國，經行殆遍，越程十萬里，纔旋航北歸，這已是三寶太監下南洋的未一次。也是他生平最深遠最偉大的一次，而和亦日就衰老了。

和先後七奉使，經涉都四十餘國，躡澳菲三大洲，所載歸海外的琛寶瓊器，奇花異卉，土宜方物，爲中國所未見者，不可勝數。但是中國也耗費不貲，庫藏漸匱，得失之間，殊不足以相償，故此以後，朝廷不復思勤遠略了。自宣德以還，遠方貢舶雖有時而至，要不如永樂朝遠甚！踰年，和亦老病而死。和父葬寶山鄉知代村，和葬鍾山之麓，和所臨各番國，能威惠並用，獎懲各得其道，因勢利導，咸使入我彀中，委實是古時一位大外交家。故諸番皆感念三寶太監不止，立廟尸祝，至今勿替。南洋三寶瓏，旣將和名名其地，還造和像一軀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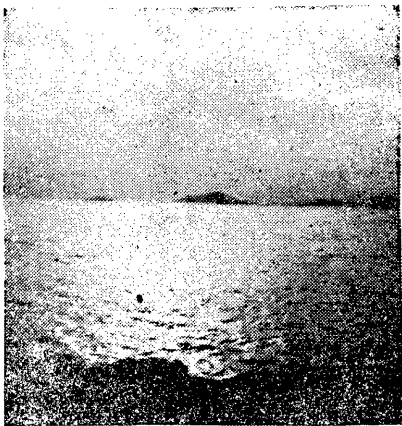
置大覺寺，歲時昇像遊巡，儀衛隆盛如王者。而臺灣鳳山，有三寶蓋，土人相傳是和所種植。至於世間所傳載關於三寶太監七下南洋的遺聞佚事，多至紀不勝紀，大半近於神話性質，謾誕不足取信，應當抹去不書。直到成化朝，中旨咨訪鄭和七下南洋事蹟，旨下職方司，郎中劉大夏，恐怕朝廷再要那們樣地大幹起來，僅誇耀於蠻夷，而實耗國家元氣，竟盡取那許多檔案，付諸一炬！從此官書亦就湮沒不彰，而所能留得幾許跡象，祇剩私人的記述，與民間相互的傳說罷了。

一國對外的政策，大別爲進取與保守兩道，這當然不是憑專制君主一己的獨幅心思，謬地像兒戲一樣，高興怎樣幹就怎樣蠻幹一套，應當從國計，民情，財力，兵力以及種種方面的整個大勢上，權衡其輕重，分辨其利害，孰應孰否？何去何從？不懶求詳地計畫過，纔能把這國策決定下來。那末中國，——就說明代的中國。——應當採取那一道國策，倒然費研究。鄭和的七下南洋，究竟如何？劉大夏的盡焚檔案，又究竟如何？姑置弗論。祇是回想鄭和七下南洋的一段曠代奇勳，轉瞬之間，便成泡影，坐令白種人的勢力，漸次侵入南洋，滅其國，奴其人，到如今鉄蹄已踏遍了亞澳菲三洲，這教人益忘不了鄭和！忘不了南洋！我們應當相率起來，聯合有色人種，共同抵抗白種人的軟性侵略，重起明朝化的南洋來！

# 太—湖—詩—話

逸 我

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，湖中島嶼甚多，著名者七十二峯。禹貢稱爲震澤；曰「三江既入震澤底定。」震者湖翻，太湖之水多震而難定。周禮職方「揚州藪曰具區，」蓋水溢曰澤，水乾曰藪，藪，澤艸所生也。職方又曰：「其浸五湖，」風俗通、水經注、吳錄、史記、均名五湖；而五湖之說可五六也。披讀楊泉賦云：「受三方之灌漑，爲百川之巨都，居楊州之大澤，苞吳越之具區。南與長江分體，東與巨海合流，太陰之所悲，玄蒸雨生雲，呼吸陰陽，吞虹乾坤。如潮汐之不測，或早暮而異觀，飛揚蕩薄，迅瀆汨淪。千態萬狀，不可殫論。」言其自然景象，已足啓人幻思；而况地態之所演，傳說之所附，生



萬頃波之光之太湖風景

靈之所遊，追湖水而往還，通蓬萊與瀛洲。爾乃詳觀其廣深之所極，延袤之規方；邈乎浩浩，漫乎洋洋；而合乎濛汜，東苞乎扶桑；日月於是出入，與天漢乎相望。」以太湖深廣獨著東南，「汪洋浩瀚，洶湧瀰漭，瀾漫溱溱，渙渙漚漚。」「出雷騰虹



活之所託，史紀之所載，無不益人情緒，於太湖特殊風格，蔚爲太湖藝文，楊泉賦詞，其嚆矢耳。

縹緲峯在太湖中西洞庭，爲諸峯最高者；一名杳眇峯，其山一名包山，山有林屋洞。仙山縹緲，登者往往有詩。清蔣濱句：「側耳似聞天漢浪，舉頭如見海門潮。」蔡桂芳句：「舉頭自悟三光近，縱目俄驚衆岫低。」蔡昇句：「躡足可徙空中之白雲，揮手能攀天上之明月。」皆極言其高遠。朱恆：「洞庭黛色幾重重，縹緲惟稱第一峯，曾陟崔嵬瞻八極，具區煙水混鴻濛。」惠昌：「絕頂晴朝一翹首，五湖煙水望中運，」則貼切矣。

登縹緲峯詩，自皮陸以來作者不知凡幾，大手筆如袁隨園一首，最合茲山身份風格；亦道自己性靈。句云：「一峯橫，一峯豎，一峯一峯行不住，行到前峯無可行，疑被輿夫負我上天去。輿夫笑且言；此是洞庭飄渺峯頭最高處。遙天四望青茫茫，白波萬道搖眼光，琉璃平鋪大地沒，炊煙幾點人家藏。若非身來塵界外，那知山在水中央？賴有舟楫功，人世得相通；桃源聞鷄犬，笠澤走漁翁。不然便是神山可望不可接，千秋萬世誰到蓬萊宮！天公妬我來，大風吹雨至；車益墜後飛，冠纓頸難繫。冷雲滿口嚙不及，逼人純自蛟龍氣。凜乎難久留，自掉烟中頭；紫鯨不來黃鶴遠，老夫行矣無夷猶。風號風號相吹知有因，勸我莫作人間絕頂人。」

寫太湖全面，以湖上詩人陸龜蒙泛太湖一詩爲偉麗；太湖固具有偉麗之觀。句云：「東南具區雄，天水合爲一。高帆大弓滿，羿射爭箭疾。時當暑雨後，氣象仍鬱密，乍如開彫竅

，聳翅忽飛出。行將十洲近，坐覺八極溢。耳目駭鴻濛，精神寒結栗。坑來斗筲豁，涌處驚嵯峩；嶮巖拔龍湫，喧如破蛟室。斯須風妥貼，若受命平秩，微茫識端倪，遠嶠疑格筆。巉巖見銅關，左右皆輔弼，盤空儼相趨，去勢猶橫逸。嘗聞咸池氣，下注作清質，至今涵赤霄，尚且浴白日。又云溝浮玉，宛與崑閩匹；肅爲靈官家，此事難致詰，纔迎沙嶼好，指顧俄已失；山川互蔽虧，魚鳥空聳軋。何當授真檢，得召天吳術；一一問朝宗，方應可譚悉。」

明高啓太湖一首亦爲五古，賦物懷古，對景興感，極盡抒寫全功；將整個太湖，兼其詩史，一概陶寫。嘗謂五古體裁，最宜太湖風致也。詩云：「長溪如白虹，分走荆蠻派；具區納羣流，襟帶三郡界。太虛混鴻濛，元氣流沆瀣；初疑溟渤寬，稍覺雲夢隘。茫茫雁飛遲，颯颯帆度快；雨來巖報鳴，風起鷗驚邁；神龍作淵都，豈復數鱗介；珠光照水府；不受白日曬。朝看砲車雲，雲浪動澎湃；聲吹地將浮，勢擊山欲壞。黃頭雖輕生，捩拖不敢懈。有時滿明鏡，峯吐青幾塊；煙中樹若莎，波上舟如芥。漁就沙岸炊，客來水祠拜；震澤思禹功，夫椒記吳敗。白魚逢夏出，黃柑待秋賣。我性好遊觀，夙負雲水債；欲尋鴟夷舸，不顧涉險戒。人生亦何爲，世故自拘械；萬事風飄花，百年露垂蠶。何當叩林屋，秉炬訪仙怪，試探不死方，爲人起痼瘵。」

太湖乃終古樸野者，終古之主人爲漁村中人。湖畔詩翁，萬里過客，每羨漁父生涯，歌詠不止。震澤孫祖祿存生用元結欸乃曲韻，作漁父詞五絕，亦閑淡可誦。其一云：「問渠何事到人間，小艇浮家天地閑，柔櫓一聲湘水綠，掛帆穩渡夕陽山。」其二：「萬疊風光湖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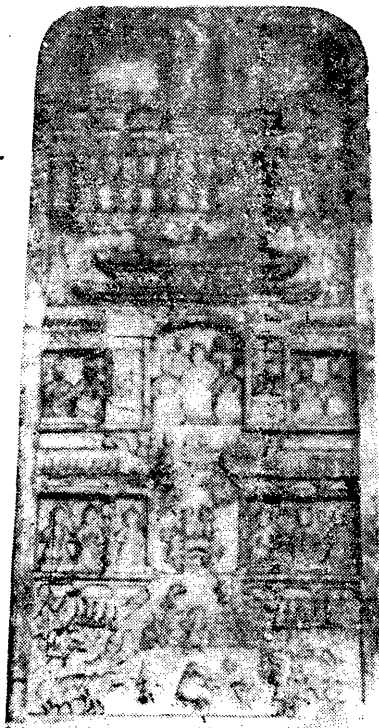
平，鱸魚釣罷醉歌行；從前不慣風波惡，爭得漁翁海內名。」其三：「一江風捲荻蘆深，夢起推篷寄遠吟，雨過潮平兩岸闊，數聲歸雁澈清音。」其四：「秋雲飛來水流東，隔浦兒童對語中；紅樹半江人小立，西風吹老一漁翁。」其五：「江頭釣客久臨淵，身在山河業在天；高義直辭三尺劍，英雄也戀老漁船。」古越來溪有漁城，明高文度詩云：「谷變陵遷自古今，耕人指點說魚城，綠波已涸無鷗鷺，禾黍離離高下生。」聞奇錄云「貞明中，漁者見一舟，光彩射人；內道士三人飲，各長鬚，眉目生額上，見漁者，皆舉袖掩面；其舟無人撐，隨風行，甚疾；望洞庭山去。」又宜興縣志云：「唐邑東太湖中，舉網得一魚，頭有朱書云：『九登龍門山，三飲太湖水，畢竟不成龍，見殺張公子，』果爲貴俠張姓所得，張云：『昔李白酌醴鱸神魚，千金買一醉，乃鱸之。』此則漁村神話之大概也。

東山金友理輯太湖備考時，束裝裹糧，徧歷湖山之間，而湖外之溪瀆漚港雖遠必至，一究其源委險夷；又復考古證今，詳其事而得其實，然後纂輯。其集詩卷則以陸當湖靈壽縣藝文志，及吳江新志集詩例爲法。陸志，論曰：「上自廊廟得失，下至閭閻疾苦，無所不錄；惟歎老嗟貧，嘲風弄月之辭，則無取焉。」吳江新志曰：「取其於地與事與人無傳會有闕發者錄之；與古人詩史義相近，非專取其詞之工。」震澤王之佐硯農因道光癸未水裁，奉其母命輸白金千兩以上，賑生卹死；作大水行及水災紀事詩二十首，繪圖徵咏。東南士夫，和歌成帙，有錢唐張雲璈，烏程張鑑，崑山王學浩，昭文孫原湘，吳潘功甫，吳江張澹，郭麐等七十一家，訂爲繪水集。

# 流風遺韻說吳王

立人

吳興南潯鎮南有張王廟。幼時就塾。日三四遍。覘其神。赤裳旒冕。儼然王者。里人祀之虔。香烟不絕。心默識之。詢之人。或云張巡。或云張吳王。而碑文皆明清物。無可考。蓋明祖猜忌深。張吳王事類諱言之。清因其舊。祀者更不知所自也。竊疑巡守淮陽。精忠貫日。固宜廟食一方。然終其生未嘗蒞吳。是與吳民初無所關係也。則所祀者。其爲吳王無疑。王嘗築城於潯。今廢。舊址且不可覓。王婿潘元紹又嘗鎮吳興。是爲祀王而設者。更無疑義矣。今歲來吳。過王府基。慨然有禾黍之悲。餽飭史乘。爲撰斯篇。以代憑弔之意焉。



吳王張士誠之浮屠報恩功德碑  
——現在蘇州報恩寺——

張士誠小字九四。秦州白駒場人也。與弟士德士信士義。並業運鹽。任俠輕財。好施與

。灶民奉之誠。時元末法壞。吏胥商賈多侵人。而弓手邱義尤甚。王憤。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。並焚滅諸豪家。遂起兵。連陷常熟平江湖州松江常州等地。其後又經略他邑。版圖所及。南抵紹興。北連濟甯之金溝。西距汝潁濠泗。東薄海上。其後兵敗。驅家人姬妾。悉自經於齊雲樓。舉火焚之。己亦闔戶自經曰。吾以謝吳民。故將張世雄解之。以一盾荷送明軍。卒自縊死。時至正二十七年七月七日也。年四十六歲。吳人歸其骨。葬於蘇州之茶山。家立廟祀王及王弟士德等。諱之曰五聖（按五聖祠。有謂係濠上起事時。陣亡將士既衆。明祖憐之。許以五人合祀廟食云。）故至今蘇常多五聖祠。江淮之民。念王逝。則託之張睢陽。所謂金容大帝。行災大帝皆是也。

士誠三弟。士義於起兵時。行至丁溪。爲大姓劉子仁集衆抗拒。中矢死。士德小字九六。徐達攻常熟。士德出戰。遇伏於湖橋。爲趙德勝所執。送往金陵。不屈而死。太祖嘗謂其勇略過人。爲士誠謀主。聞其成擒。不覺喜曰。張氏不足平矣。士信小字九七。驕侈不能撫循將士。好虛名。依黃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爲心腹。時有童謠云。丞相作事業。專用黃葉。一夜西風起。乾擗。以爲譏彈云。明祖攻蘇城。士信督戰西閫門。方會食。左右進桃。未及嘗。中礮死。

士誠既自立爲吳王。尊母曹氏爲王太妃。卒。葬蘇州盤門外。蘇城破。吳滅。天台王澤弔以詩。有「風雨明年寒食節。麥盂誰曬太妃墳」之句。殊有黍離之感。明正德中。城內梁公主墳。盤門外太妃坟。俱遭掘發。是則今吳門橋堍之墓。已非其舊矣。

士誠三姬、一劉氏、一梁氏、一郭氏。康熙十一年。吳民于舊王府基掘地得碑高三尺強。上刻郭妃墓。識者知其爲張王姬云。

士誠有養子二人。一曰辰保。一卽五太子。本姓梁。後降朱吳。又有二子。亡其名。城破。士誠妻劉氏。以白金遺乳母。令負二子逃民間。不知所終。或云。章邱李姓。爲士誠後裔。(琅峯遺稿)王旣歿。舊將周國俊爲海鹽人。與趙姚廉三將。奉梁夫人暨六歲子自閩門匿出渡江。棲於通州。從國俊爲周氏。名確。字伯堅。族蕃衍至千餘家。此書著者周宏熾。卽吳王五十七世孫也。

士誠婿潘紹元。鎮吳興。兵敗被執。送金陵。妻隆安公主。蘇城破。自刎於盤門新橋。吳民憐之。且見元紹爲厲。因立廟麗娃鄉。祀爲土神。稱駙馬府君廟。中塑公主像。至大石頭巷口之駙馬府井亭。相傳城破之日。駙馬閣家投寺井殉難。實則元紹旣死於金陵。公主亦自刎於新橋。卽七姬之殉。亦皆自刎。殆吳民憐之。而故作是說歟。駙馬府廟在泮環巷口。其生前故宅。在今潘儒巷云。

張王墓在斜塘。出葑門。過黃天蕩瀆墅湖。金鷄湖。至斜塘約二十里而近。有張吳王墓。土人無不知之。墓係一土墩。西南向。離鎮半里有廟。在墓旁。土人呼之爲張王廟。吳中保墓會樹有石碑。每歲三月十八日。鄉民釀資演劇以酬神。今鎮上尙有張氏遺族二三十戶。辰保墓卽太子墩。在東十郎巷南。辰保張王養子也。

北局高墩。爲張王時獄址。今富仁坊中有進監橋是也。

望市墩在南濠。(今閩門外談家巷底。)亦吳王所築。

廖家巷底。有七十二井。士誠屯軍時所浚。

白茆港。淞滬事變時。其地曾經血戰。亦士誠所浚者。

計士誠王吳中凡十二年。其流風餘韻。應不止於此。第就所知書之。不免掛一漏萬。至七月晦日之地藏香。人第知其又名久思香。此蓋吳民紀念士誠而焚者。是日向晚。民間以棒香遍插庭階。向空膜拜。謂爲久思香。按久思爲九四之諧音。士誠小字九四。故云。六七百年來。未嘗稍替。以於見其澤人之深也。

## 木蘭花慢

春 泥

恨東風力薄。放花睡。不成妍。況燕燕鶯鶯。舊時伴侶。都未飛回。  
。憂天避人自語。問干卿何事夜如年。漫詡滄江臥穩。狂塵漸到鷗  
邊。憑闌。百感莽無端。強醉短檠前。怕愁腸滯酒。愁多酒少。  
莫解連環。關山徧聞鶴唳。算朦朧春夢甚時圓。目斷驕雲四鎖。終  
成碎雨零烟。

# 關於金聖歎

晴 菴

余嘗擬撰「金聖歎傳記」一書，卒未及成篇，頻年所搜集之材料，則頗不少，今當蘇州新報周年紀念，有「吳船集」紀念冊之出版，爰掇拾所收關於金先生事蹟之材料，雜述爲此文，蘇人好談金先生遺事，諒亦在所樂聞歟？

金先生初名苦采，繼易名喟，字聖歎，前人記載，多謂先生始生，聞隔鄰孔廟殿中，有喟然長嘆聲三，以是自爲名字；惟西泠趙聲伯貫華堂評選杜詩總識，有一則云：「……余問趙



金聖歎之墓像

悟非：先生之稱聖歎何義？曰：先生云：論語有兩喟然歎曰，在顏淵則爲歎聖；在與點則爲聖歎。此先生之自爲狂也。是先生名字之取義蓋如是！趙晴園生聖歎同時，所言當可信。先生事蹟，孟心史心史叢刊二集，輯錄較多，其臨死時事，清人筆記所述，頗不一致，如王應奎柳南隨筆云：「聞聖歎將死，大歎詫曰：斷頭至痛也！籍家至慘也！而聖歎以不意得之，大奇！於是一笑受刑。」金清美豁意軒錄聞云：「棄市之日，作家信託獄卒寄妻子。臨刑大呼曰：殺頭，至痛也！滅族，至慘也！聖歎無意得此，嗚呼哀哉；然而快哉！遂引頸就戮。獄卒以信呈官，官疑其必有謗語，啓緘視之，上書曰：字付大兒看！鹽菜與黃豆同吃，大有胡桃滋味，此法一傳，我無遺憾矣。官大笑曰：金先生死且侮人。」柳春浦聊齋



續編卷四云：「金聖歎臨刑時，飲酒自若，且飲且言曰：割頭，痛事也！飲酒，快事也！割頭而先飲酒，痛快！痛快！聖歎平日批評詩文，每涉筆成趣，故臨死不忘趣語；然則果痛耶？快耶？恨不起聖歎問之。」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金聖歎先生傳云：「臨刑歎曰：砍頭，最是苦事，不意於無意中得之！」柴舟爲金作傳，去其死僅三十五年，所記在諸說中，爲最可信。余又見吹劍堂隨札手鈔本中，有記先生臨死事云：「聖歎等被綁赴刑場時，諸人皆俯首黯然；甚且有流涕者，獨聖歎洋洋若無事，顧盼甚豪，既抵刑場，徐跪於地，微笑呼曰：天下至痛至快事，莫殺頭若！吾居然不經意得之，可喜！可喜！語竟，遂引頸就戮。當其在獄中時，尙有一家信央獄卒代付家中，文云：將花生果與腐乾同吃，味美等金華火腿，兒輩可自試之。又嘗寄一詩與金長文，有且喜唐詩略分解；莊騷馬杜待何如？之句，是臨死猶不忘其著述事業，文人結習，乃如是哉！」吹劍堂隨札作者趙佩萱，吳縣人，與金生當同時，則其所述，必較柴舟爲尤真實無疑，豁意軒所記鹽菜黃豆之說，殆花生腐乾之誤也？

周雪客覆刻本才子必讀書徐而菴序有云：「同學諸子，望其成書，百計慫恿之；於是刻制義才子書。歷三年，又刻王實甫西廂，應坊間請，止兩月。……」又賴古堂尺牘新鈔卷二嵇永仁與黃俞邵書，記聖歎死後靈異，上有周雪客眉批：「聖歎尙有歷科程墨才子書，已刻五百葉，今竟無續成之者，可歎！」是知先生所著書，尙有制義才子書一書，今極鮮見，當是刻而未成者乎？先生所遺詩文，有沈吟樓借杜詩二十五首，文則多附見於所批書中。又隨園詩話，廣陽雜記，各錄有先生絕句一章，平等閣主人以爲借杜詩皆語有所指，當時不敢標

題，特詭名以避禍耳！」如銅瓶一首，係指福王薨殂，世莫能詳。李監宅二首，係指烈皇帝女某公主下嫁事。雖似游戲之作，實皆詩史也。

前上海立報某君筆記，記金先生臨刑時口占一絕曰：「慢搗三通鼓，西望夕陽斜。黃泉無客店；今夜宿誰家？」按此詩有謂係徐文長之作，甚有以爲葉德輝之絕命詩者。清初，梁維樞仿世說新語，撰玉劍尊聞十卷，卷七傷逝類中，有一則云：「孫蕢爲藍玉題畫，坐誅，臨刑口占曰：鼙鼓三聲急；西山日又斜。黃泉無客店，今夜宿誰家？」而日本古詩集懷風藻，卷首錄有大津皇子臨終一絕曰：「金烏臨西舍，鼓聲催短命。泉路無賓主；此夕誰家向？」孫詩與大津詩大意幾全相同，大津之賜死，爲朱鳥元年，卽西歷六六六年，適當唐中宗嗣聖三年，乃七百年後，此詩竟發現於我中國南京，可謂奇絕！至復誤以爲金先生遺詩，其故更不可思議矣。



## 我投到雕刻圈裏的回顧

雲 石

光陰荏苒，轉瞬間我已經是廿五歲了，回想我自童年時，即愛好雕刻，雖有若干困難，若干阻礙，但因我有堅強的意志，從未為環境所屈服，現在想來，我個的經歷，如電影般展映於銀幕之上。

我家世務農，居住在首都一個小村中，離首都僅僅四十餘里，同村只有廿餘家，祖父是個武官，並擅醫學，因赴琴川（常熟）任職，我們全家就遷居南來。可是不久，我的祖父就去世了，丟下了幼年的父親，後來



我幼時唯一的愛伴，就是雕刻，還記得一個炎熱的夏夜，站在園中金魚缸前，閒眺活潑的魚兒，上下自如地游泳，我底一個冷寞的小心，彷彿動了靈感，竟將牆上的磚兒，攀下一方，就拿起剪刀來描雕金魚，整整三天的苦幹，成了一方深雕浮刻的金魚圖。

那時我只有十歲，興高采烈，拿着第一次的創作給母親看，溫和，慈祥的母親很獎勵我，但在旁的父親，今天態度，却非常憂悶，可說是從來未見我猜想定有什麼不快的事產生了，真不出我料，後來才明白家鄉田租糾紛，不得不返里清理。

，從此束諸高閣。

慈祥的母親緊握着小手慢慢的對我說：「孩子你和爸爸一同到南京去玩玩吧？也許可以免得爸爸途中的寂寞。」

我快樂得跳了，抱着爸爸的雙腿，亂喊：「我和你同去……！……！」

風氣怪閉塞的農村裏，聳立着明孝陵上的石翁仲，象，石馬，這偉大的雕刻，快樂得我拿了照相機，整天在明孝陵上跑來跑去，攝取一切雕刻，這是我永恆不忘掉的第一次接觸中國偉大的雕刻藝術。

十六歲高小畢業，父親是個舊腦筋的人，以為升學即有危險，正因當時報上時有播傳學生加參共產黨被捕消息，而為子女前途憂慮，憶起樓角深鎖着的醫書，要我研究醫學，我是個性不善此道，大吵特吵地反抗父親的提議，要進美專求學，可是在父親的迫制下，母親的憐憫愛護下，畢竟打消了父親的提議得進××中學。因我對藝術愛好的緣故，自小學到初中，圖畫，勞作，總是十分滿意，作品常常被揭示，其餘的功課，除歷史，地理，等各科外，對於國語，算術，作文絕少滿意。

二年不滿，我就休學了，絕對不看文學書籍，却喜歡看古代圖章，如肖形印中的走獸，飛禽，人物，如劍，如笏的秦漢印章，鼓起了我不少興趣。

每天握着一把刻字刀，追摹古印，廿歲時用古磚鐫刻成一部心經，若不是因偶然的機會，我與寒月齋主認識，我此生總難會和金石有緣了！不敢說清理我金石學上因緣，唯一的導師，是寒月先生，但寒月先生總是我生活史上一個贊掖我的導師。

當我和寒月先生通信，談談金石，不意在親友家藏舊書堆裏，尋出一冊明代紐譜拓本，驚奇得如獲至寶，承友人厚意，贈給了我，我每天展閱，摹製。這是我研究金石學的一轉變。我所謂印鈕是印外裝飾美顯露文字是意境的顯露的——製印法——均不可分離。

的確，我得到許多進步，對彫刻更加有興了，將作印紐的技術，鑄成一套家庭制度的風俗模型——俗名小擺式——「過年」，這是被支加哥百年展覽會中周少甫小擺式所感動而開始工作的，計全套二百餘件，一切器皿，多擇上品壽岩，以三代銅器作範製成。民國廿二年元旦，在私舍展覽，觀者如潮，親友都贈我許多激語，×紳士一見生愛，擬以重價收買，這談判遭我拒絕了。

從雕刻上發生興趣後，我醉心於龍門，雲岡，石刻巨像照片和介紹的文字的閱讀，我的情緒更狂熱地要開始製造一件比較偉大的作品，于是在碑帖店內選擇一塊三尺半強高度，二尺不滿的青石，由幾個勞力者幫助抬進我的寢室，滿地滿房間堆着雕刻工具，佛像照片，整日放在手頭，提起鑿子，錘子丁丁的向頑石猛擊，於碎石四濺下，有時擊痛了面部，連眸子也嘗過好幾次碎石片，不幸事件迭出，左手中指給鑿子扞去了一塊肉，流血雖多，但我毫不介意，略略包了些絨布，依舊丁丁復丁丁！這樣拚命工作，腦筋弄亂了。

光陰一天又一天的過去，頑石亦跟着光陰一片又一片的飛濺了，我理想中的一尊佛像，畢竟告成了，鼓舞歡喜，是有生以來的第一遭。開始我寢室用品和其餘東西的清理，無意抬頭看到鏡中的影兒，亂髮蓬蓬，容顏消瘦，回憶我三年的苦幹，竟有幾次在半載以上未入理

髮，在成功的今朝，不覺浮起了一絲微笑。

從此後，於佛像高高舉起的手指下指示我彫刻的途徑，於是開始追摹西洋彫刻，埃及的木彫。

由是我對於西洋雕刻的崇拜，思想畸形地發展，廿三歲時，整天扒泥搏塑西洋名作——擲盤者，騎士，維納斯，思想者，——作品的成功，我自絕少滿意，我懊悔自己冒昧地追求而起自傷之念，決意到藝專去一看美術界的狀況。

民國廿六年秋季，朋友介紹赴北京求學，待出發時，不料霹靂一聲，七七事件發生，我赴北京求學，成了夢想。

戰事籠罩了全蘇，不久古城淪陷了，城裏的居民似狂流樣的瀉入鄉村，我也隨波逐流把我心愛的一尊造像，煞費心力地運到鄉間。

在天池山住了下來，于村人領導指示下，領略了我拜倒的天池山與花山的造像，一一細細摩挲那壯嚴妙麗的作品，這個機緣是我在造像學上得到意外的收獲，也許是戰神的恩賜吧？四圍繞着修竹，站在竹林裏的小白石橋上，聽橋下溪流，修篁吟風，別具幽趣，這來我又與竹子有緣了，開始學習竹刻。

故我於鄉間並不寂寞，以為鄉村是安樂之處，誰知道，那一個隆冬的深夜裏，風嘯聲，犬吠聲中，土匪突然光臨到我的住所。衣服，金錢，任他的便取棄，把我家中所有物件洗劫，奈何！我吟呻在暗黑陌生的荒村中，度過了隆冬。

蘇城平安了，冉冉返里，唉！一切的一切任光棍地痞搶了一個乾淨，悲酸，衝入了我的心坎，淚水是誰多留不住啦，於是在我淚痕下，去尋未帶出去的舊作，——小擺式，塑像等，——那裏再有絲毫存在。

我不願受悲傷的摧殘，而甯願獨自來的再用苦功，慰藉我的寂寥，扶持我的生活，這是真前所夢想不到的偶然結果，我雕刻途中都是偶然的，偶然的學刻，偶然的學雕，偶然的參加蘇州現代作家書畫展覽會，此後正不知還要逢到何種偶然的機緣呢？

我沒有正式求學的福分，所知道一些雕刻，都是小刻刀下苦幹出來的，思想中沖滿了西洋及東方的雕刻的偉大幻想，是多麼的熱狂！我還想於前輩所走的路途中，認識他們遺留的足跡。

我這次能和蘇州作家認識，承蘇州新報顧天錫先生沈東生先生陶寒翠先生等的介紹，非常感激，又蒙顧先生的厚意，給我一個機會，要我寫些從事雕刻的經過，我就拉雜地寫了一些，聊充讀者作談資吧。寫於琴濤軒，二八，七，中浣

## 西江月

春 泥

世事渾同蟻鬥。人生幾似鷗閒。一層斜照一層山。山影滿江零亂。驚  
醒芭蕉綠夢。靜參鸚鵡紅禪。綺霞銷盡晚涼天。心與白雲俱淡。

# 梅·龕·瑣·錄

滄浪舊侶

貴池劉葱石觀察，博雅好古，收藏至富，嘗得唐大小忽雷，築雙忽雷閣，什襲寶藏，自號枕雷道士，並囑顧翁西津爲寫枕雷閣圖，翁畫成題詩云：「中丞妙軸拾遺絃，璧合崇朝定有天，海國鯨濤怒飛裂，小樓雙枕忽雷眠」。忽雷卽俗所稱琵琶也。唐文宗時內庫藏大小忽雷二器，有女優鄭中丞者，善彈小忽雷一時稱絕技。顧逋翁況華陽集，有忽雷歌卽詠其事。

吳門韓氏，自文懿公以宿彥魁天下，其宗姓多嫻文學，有筠圃先生者，挂聆司寇之大父，樂餘先生之尊人也。以詩名於時，有補瓢集行世，人稱補瓢先生，而筠圃之號反黯而不著，曾手輯典雅名聯集一冊。爲金心蘭先生所得，續撰二十餘聯於冊尾，余尤愛其冷香館兩聯，其一云：「對古月寒梅，細嚼冷香知世味」。「高疎林遠軸，靜看山色當天游」。其二云：「滌硯寫梅花數點，是瞎牛菴裏冷澹生涯」。游山記韻事千古，讀瘦羊集中精奇文字」。蓋先生畫梅之餘，好與潘瘦羊汪燕庭諸友作附廓諸山之游也。

吳穎芝太史蔭培，晚歲自號平江遺民。余髫齡時，與其幼孫崇邵同硯席，恆往問字請益，輒加誨誘，時或爲述前朝掌故，尤津津不倦，太史道德文章，望重一鄉，著述之餘，喜寫古松，虬根蟠屈，枝葉扶疎，別具清趣，非凡手可及，惟不輕眎人耳。

瘦碧詞人鄭叔問先生，長於書畫，金石，樂律，醫方，經籍，版本，其尤精工者，則爲倚聲，與疆村老人齊名一時。嘗夢游石芝庵，見素鶴棲於雲窟，因自號石芝庵主，大鶴山人焉。



年三十時，曾倩蕭山任立凡爲畫行看子圖，先生自題其上曰：「山吾心，水吾神，後五百年，石芝庵中見是人」。

甲子八月二十七日未刻，西湖雷峯塔突然崩倒，黃土飛揚，漫山遍野，如雲屯煙凝，良久始散，聚而觀者，日以萬計，競檢遺物，不憚顛躓，甚至蒐骨搗碎，穴地成坎。時童心安先生方寓申江，其叔嫂吳氏，廬夫墓於南屏山麓，守節奉佛者四十二載，乃與是鄉之人稔，塔圯後轉輾得經石一，經卷一，磚五，悉以畀先生。先是清光緒之季，颶風毀塔一角。宣統初年，白雲菴僧得山，偶於塔旁掘地，得華嚴經刻石。巨細凡十有九，曾揚兩本以贈先生，先生遂以塔圯後所得者合揚影印，裝爲一冊，詳加考證，識跋其後，分貽同好，俾永其傳。自鐫雷峯片石艸廬之章，以誌因緣。安吉吳昌碩先生爲題詩冊端云：「黃圯千年一朝仆，雷峯之名等烟霧，華嚴佛說難劫逃，片石流傳禪一悟」。

清季畫家有兩王禮，一字笏夫，鎮洋人，工山水。一字秋言，號紅梨逸史，吳江人，曾居鷺湖妙明閣，志乘稱其擅花鳥人物，余於吳江朱氏亞廬見其爲黻堂先生寫青湘吟館圖，竹梧焦石，茅舍曲廊，有翟雲峯張夕菴風致。並題兩絕其上云：「小閣欣同坐夕曛，長箋供我寫烟雲，幾時得傍詩人宅，脫帽敲門看此君」。「空庭涼翠落參差，萬樹琳琅筆一枝，健羨先生清夜起，短窗燒燭更題詩」。

清光緒二十七年，陝西寶鷄縣之鬪鷄臺，有古禁及諸銅器出土，盡爲長白端匋齋尙書所得，匋齋方官湖北巡撫，乃集諸名士共賞寶物，並攝影爲玩古之圖，圖中設案以陳禁器。禁者，

士冠禮注，鄭玄以爲承尊之器。士昏禮注，則曰：禁所以廢甒。其形橢長，加案而可以置器者也。其上置尊一，勺一，卣二，盃一，觚一，觶三，角一，罍一，皆同出土者。當案而立者爲匏齋，其左，倚而坐者爲壬秋闈運，李文石葆恂，其右，倚案而坐者，爲黃仲弢紹箕，梁節庵鼎芬，皆好古博雅士也。聞此禁器，其後人不能守，售諸美國博物館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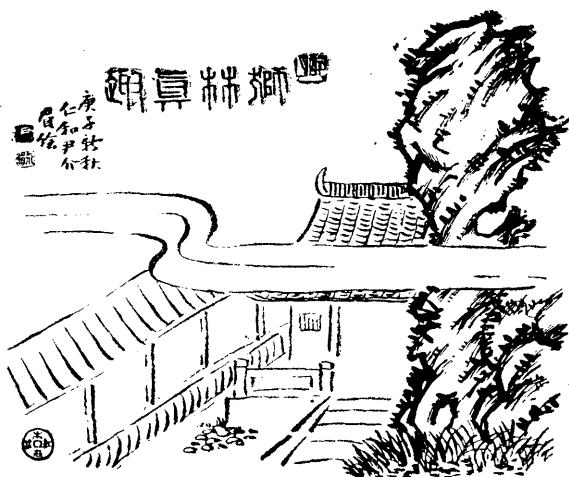
李體德，字近仁，號補樵，又號鍾吾山樵，穹窿之道士也。爲施鐵竹道人之八世徒孫，畫山水得王竹嶺王二癡兩家筆法，曾做黃尊古本，寫長江萬里圖四卷，尤爲平生傑構，與沈文起孝廉欽韓最稱莫逆。余游穹窿，曾見其山居讀易圖一幀，筆墨蒼厚，秀勁絕俗，欸署：「癸酉長夏，白做拙園老人意於臥雲山房」。上有文起題詩一首云：「宴坐看山讀畫樓，一邱一壑縱冥搜，如何頓作黃爐感，白鶴青天不可求」。蓋題其遺墨也。

壬申春，騰衝曲揆遊洛下，周歷北邙，獲唐人墓誌九十三種，載歸吳門，築廬藏之，拓片編目，分貽朋好。其中王之渙一石，餘杭章太炎先生見之，以爲昔人以唐書無章應物傳爲恨，然章之蹤跡具存於詩。若王詩則祇存六首，官不過文安一縣尉，非此石，其平生高節，孰爲傳之。且文中稱「弟永甯主簿咸」，可正全唐詩稱「有兄之之咸之賞一之誤」。

# 獅林石語

玉 壺

吳中園林之以石名者，端推獅子林爲第一。



獅 子 林 摹 繪 之 一 角

猶憶四十年前，余僦居婁關時，常至園中吟嘯，雖爲看石而去，正如昔賢看竹之不須問主人焉。彼時園景，已漸荒蕪，疊石尤多頽圯，一舊廳事上，懸匾額題真趣二字；蓋出勝朝乾隆御筆，尙有匡牀一，已敝敗塵封，不堪坐人，云是亦當年御榻也。向考邑乘，知園始爲畫禪寺後園，當高祖南巡，翠華臨幸，以園以獅林名，乃一一指點全園山石，若者爲太獅；若者爲少獅；若者爲獅舞；若者爲獅吼；若者爲蹲與睡；若者在搏球；若者在相鬥，殆具五百種形相，左右就所指示而細爲審視，竟莫不逼肖；於是獅子林之名愈著。東南園林，亭榭花木之盛，實亦無出其右者。高宗更要寺僧劃出此園，以賜從臣休甯黃殿撰軒爲別墅，爾後始闢園門北向，遂與寺分，寺中碑碣曾詳記其始

末，故至今前之寺稱獅林；寺前之巷，即稱獅林寺巷云。案：獅一名狻猊，爲佛國之獸，梵書記馬祖與講佛問答，有師子出窟在窟法；又富樓那有助佛轉輪，因師子吼成阿羅漢等語；至文殊大士坐騎爲獅子，尤世人之所俱知。俗傳清乾隆是羅漢下凡，夙具慧根，故於獅林諸石，能數盡五百獅子名，隱符五百羅漢身，於以知人間世一切事，殆皆有前因歟？余觀園中諸石，蒼古岑蔚，各有姿勢，當是前代顧氏辟疆，朱氏同樂諸名園遺物，復得元高士無錫倪雲林匠心獨運，面授羣工經營，遂蔚爲江南泉石奇觀，雖今盛氏留園，顧氏怡園，有冠雲瑞雲等峯，並負皴瘦透剔之致，以較此園九峯，瞠乎後矣；卽汪耕蔭義莊山石疊製者，自謂技出高士上，然自伐之辭，未足服天下人心也。讀元和袁文綺游園詩序，有假山疊雲；鳥跂蟲結之語，益信名勝之真賞，固大有人在。此園又名五松園，瓶水齋集，清嘉錄等書，多有紀事，茲不贅述。晚近黃裔陵替，興修無貲，民國初元，遂歸上海李平泉居士，嗣又爲里中富賈貝潤生所得，始并拓鄰地，易築爲家祠，且於池旁添建一石舫，樓臺金碧；氣象豪華，僅舊峯二三，猶似曾相識，爲誦香山園林亦要聞閒置句，又豈惟故園喬木，有滄桑之感已哉？

吳  
船  
集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9384B

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一日出版

編輯者 蘇州新報社

發行者 蘇州新報社

印刷者 蘇州新報社

本紀念冊隨八月一日之蘇州新報附送讀者，不另取資。

D002983

